

板本學

談余蕭客《古經解鉤沈》原刊與翻刻本

郭明芳*

余蕭客(1729-1777)編《古經解鉤沈》乃輯佚唐前經書隻言片語，可說是清乾隆古書考證重要成果。蕭客字仲林，號古農，江蘇吳縣(今蘇州市)人。早年師從惠棟(1697-1758)，好讀書，得書必錄副，後聘入京修《畿輔通志》，著《古經解鉤沈》、《文選音義》等書。《清史稿》有傳，甚簡。

《古經解鉤沈》首〈敘錄〉一卷，含〈前序〉、〈後序〉與〈姓氏書目〉，次周易一卷，尚書三卷，毛詩二卷，周禮一卷，儀禮二卷，禮記四卷，左傳七卷，公羊傳一卷，穀梁傳一卷，孝經一卷，論語一卷，孟子二卷，爾雅三卷，共三十卷。《清史稿》本傳稱：

凡唐以前舊說，自諸家經解所引，旁及史傳、類書，片語單詞，悉著於錄。清代經學昌明，著述之家，爭及於古，蕭客是書其一也。

是書刊於何時？早在清修《四庫全書》時即已透過江蘇巡撫採進上呈並收入，故可知四庫全書館開館前即有刊本。今見余蕭客編《古經解鉤沈》兩種，極為相似，其一為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著錄「清刊本」，其二則為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著錄「清乾隆六十(1794)年刊本」。然或有見著錄兩兩相混，孰是孰非，何者為原刊，或亦皆為翻刻，尚待查察。以下先將兩書作大致介紹：

一、《古經解鉤沈》卅卷、十二冊，該館著錄「清刊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版框約高 18.1x13.3 公分¹，左右雙欄，每半葉十一行、廿字，版心黑口，無魚尾，下記「鉤沈」、卷次與葉次。卷端題：「序錄 古經解鉤沈一」，次行題：「吳郡余蕭客仲林」。此本前有扉葉，作「古經解鉤沈」。

又北大藏一部(書號 X/090.2/8043)著錄道光後修版，首有王鳴盛序，與此本同版。

二、《古經解鉤沈》卅卷、十二冊，該館著錄「清乾隆六十年刊本」，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版框高 18.1x12.8 公分²，版式行款同上，惟文字字畫有異，不仔細比對

* 東吳大學中文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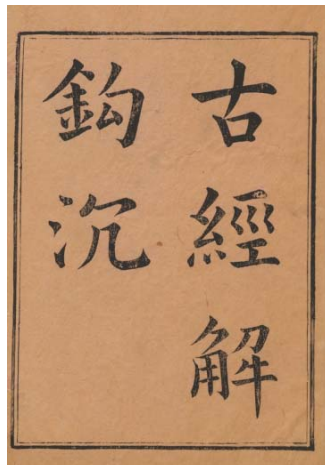
¹ 版框尺寸為筆者據該館數字化影像所附比例尺推算。

² 版寬尺寸據該館圖書檢索網站，又據大連圖書館藏本著錄作高 18x12.6 公分，引見

即易混為一種。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



美國哈佛燕京館藏本

又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所藏似與哈佛燕京藏同版，但該館著錄「清乾隆(1736-1795)年間刊本」³。又東海大學圖書館藏一部著錄「清刊本」⁴，亦似為同版。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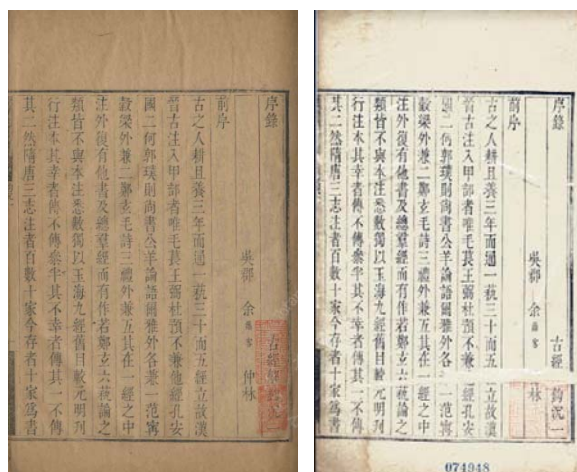


美國哈佛燕京館藏本

王雨霖編《大連圖書館善本古籍藏書印鑑輯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1月)，下冊，頁757。

³ 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志經部》頁491。

⁴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著錄有東海大學藏一部「清刻本」。檢早年東海館編《善本書目》著錄，然未見該館線上圖書檢索系統，後詢問該館特藏組謝鶯興老師，得到該書卷端書影，核對後與哈佛本同版。

傅斯年館藏本⁵ 東海館藏本⁶

經比對後，以上四本共有三版，哈佛燕京與東海當為一版，傅斯年館及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則又是各自不同版。其文字略異，除扉葉文字外，筆者再以卷端為例，擇數字比較之(見表一)：

例字	公文書館	哈佛燕京館	東海	傅斯年館
行四字三	人	人	人	人
行五字一	晉	晉	晉	晉
行五字廿	安	安	安	安
行八字七	及	及	及	及

表一 卷端文字異同比較

而哈佛、傅館與東海著錄各異，其因如何？又此兩種版與日本公文書館關係又如何，再談到此三版先後問題，也讓筆者迷惘。

筆者首先探討《古經解鈎沈》成書以來各版本，尤其偏重於乾隆間各版。

一、是書應初刻於乾隆三〇(1765-1774)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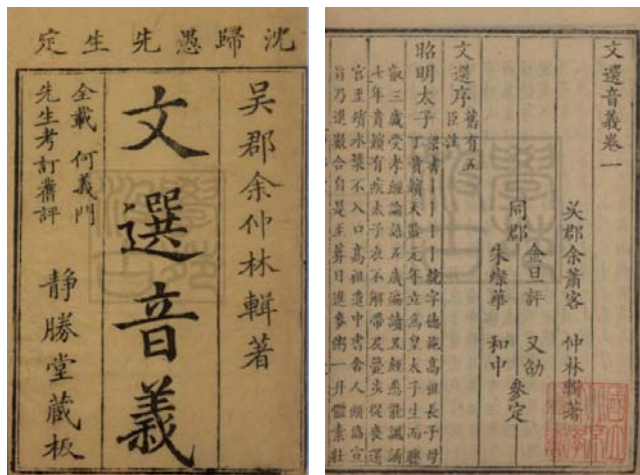
余蕭客生卒年代橫跨雍正至乾隆，其《文選音義》，今日僅見乾隆廿三(1758)年靜勝堂刊本。其《古經解鈎沈》一書用力於古典學甚多，成書至於

⁵ 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數位典藏資料庫整合系統，網址：

http://ihparchive.ihp.sinica.edu.tw/ihpkmc/ihpkm_op?.ce0b0060011200001A0000000000^01000100000000000100A8C304380

⁶ 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組謝鶯興老師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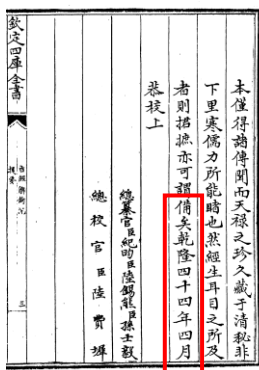
出版應較晚。



北大館藏《文選音義》書影

《古經解鈎沈》的刊行，雖屬於家刻本，實際上是委諸書坊代刊。乾隆詔修《四庫全書》，命各省進獻圖書，其中見《四庫總目》著錄此書來源為「江蘇巡撫採進本」。可惜的是，《總目》並未言是何版本。但可確定的是，進獻本應是刊本⁷。

檢文淵閣《四庫全書》⁸卷前所收提要署「乾隆四十四年四月」⁹，知至少乾隆四十四(1779)年已然刊行。因此，筆者推測《古經解鈎沈》初刊於乾隆卅年代。



文淵閣《四庫全書》卷前提要

⁷ 吳蔚祖編《四庫各省採進書目》於《江蘇省第一次書目》下著錄「《古經解鈎沈》三十卷，余蕭客著，八本」(引見嚴靈峰編《書目類編》，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78年，第十三冊，頁5373)

⁸ 《四庫全書》之編以文淵閣最早完成。

⁹ 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194，頁354。

再檢《中國古籍善本書目》¹⁰經部，其著錄吉林省圖書館館藏「清乾隆刻本」一種¹¹，其下並附註「四庫底本」（見頁 364）。陳豔華、趙慶禹撰〈吉林省圖書館古籍珍品敘錄〉¹²：

高 18.3 釐米，廣 13.2 釐米，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不等，四周雙邊。該本明顯具有「四庫底本」特徵。四庫總目著錄為「江蘇巡撫採進本」。首卷鈐有漢滿文「翰林院印」大方印。四庫館臣校閱底本時留下的飛籤、抄寫格式要求以及其他批語，散見於各卷之中…這部底本的飛籤，均貼於有錯、脫、衍字相應段落的天頭處，除個別夾籤外，均鈐有「總校潘有為」便章…底本八冊中有六冊卷末有抄寫格式的要求或其他批語，如「武英殿於二月廿五日發出」、「分校處」、「交謄錄楊潤寫成」、「此卷計兩萬三千三百五十二字」等字樣。

此部並獲選中國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¹³亦有書影(頁 123，摘引如下)。



《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書影


















¹⁰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0月

¹¹《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古經解鈎沈》條下僅著錄此一種。

¹²引見《當代圖書館》第81期，頁65-66，2005年3月。又此文應節抄自陳玉紅、賀達撰〈館藏古籍孤本提要〉（《圖書館學研究》1992年6期，頁75-78，1992年12月）。

¹³北京市：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9月

檢此部卷端似與哈佛本同版，但下欄框有斷版，似又有所不同。筆者再將此部與表一兩種再製表比較(見下表二)：

例字	四庫底本	傅斯年館	哈佛燕京館	東海	公文書館
行四字三					
行五字一					
行五字廿					
行八字七					

表二 卷端文字異同比較

從上表看，四庫底本與哈佛燕京藏本極為相近，尤其是「晉」字字形，但吾人仔細比對，包含「晉」字在內各字，似乎又有小異，確為不同版。可排除哈佛燕京藏本為初刊本。而其與傅斯年館藏本相同，可確為同版。

二、嘉慶初書坊覆刻

初刊本流傳不廣，乾隆六十(1795)年曾有書坊重刻印行。此見於王鳴盛(1722-1798)在該年所撰序¹⁴，其序略言及此本重刻始末：

坊友以余君仲林有《古經解鈞沈》，重為鏤版，而問序於余。¹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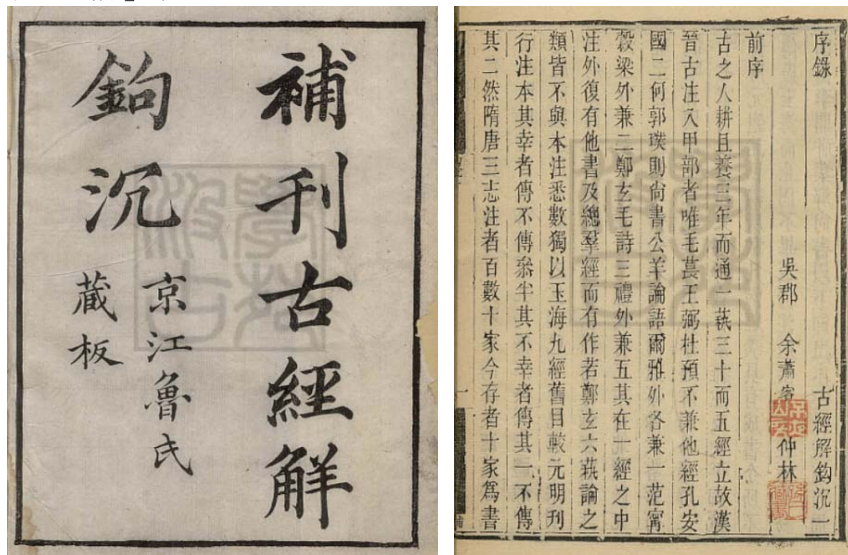
時與王鳴盛有交往的書坊欲重刊此書，遂託鳴盛作序。此本雖有乾隆六十年序，但刊行時間應稍晚，可以確知。其刊行筆者認為應在嘉慶初。筆者前所述北大所藏本與公文書館藏本同，但其有乾隆六十年序，或許就是王鳴盛所言書坊重為鏤版之本。再加上公文書館所藏之本，各冊末有朱印：「寬政戊午」。寬政戊午為寬政十(1798)年，當中國清嘉慶三年。朱印應是當年日本方面購買並接收印記。故公文書館所藏應該就是此重刻本。至於為何重刊，應與乾嘉考據學興盛有關。

¹⁴王鳴盛序有兩篇，本篇署乾隆六十年，首「國家以實政臨民」句(此篇未入《王鳴盛集》)，另有一篇，首「學莫貴乎有本」句(見王鳴盛《西莊始存稿》)。筆者推測首「學莫貴乎有本」句者應是初版時所作，但王氏書坊友人乾隆六十年欲重刊此書，委請再撰首「國家以實政臨民」句序。

¹⁵引見陳文和整理《嘉定王鳴盛全集》(北京市：中華書局，2010年08月)冊11，頁428-430。

三、道光廿二(1832)年魯氏修補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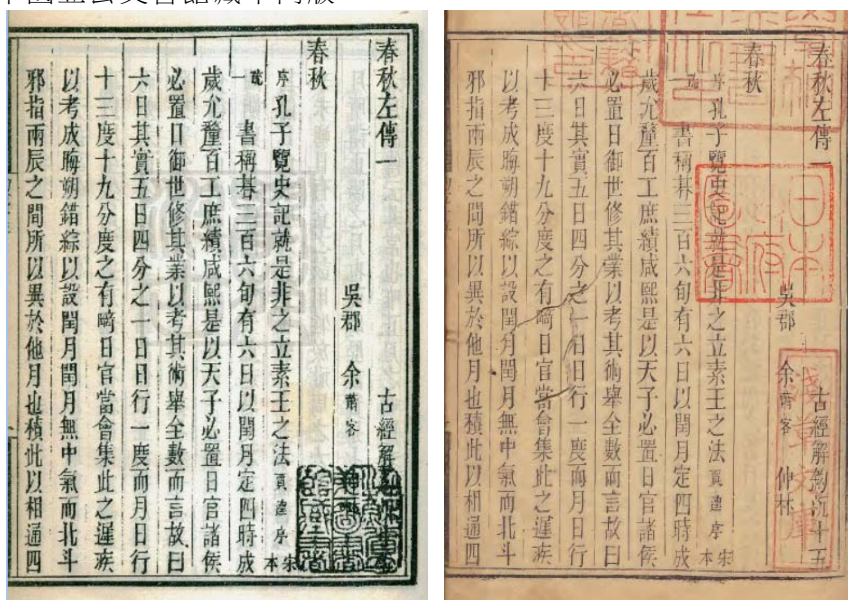
嘉慶初年刊本，於道光廿二年魯慶恩又有補刊。凡修補葉面，版心下緣皆有一「補」字。



道光年間魯氏修補本書影

四、民國廿五(1936)年國學圖書館影印本

民國廿五年江蘇國學圖書館曾以陶風樓名義影印行世，所見書影當是與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同版。



民國廿五年國學圖書館影印本 國立公文書館藏本

以上略將《古經解鈎沈》刊行情形說明。可確定的是傳館所藏與四庫底本同版，當是初刊本。另公文書館藏本當是王鳴盛所言之乾隆六十年重刻本。而哈佛燕京與東海兩本為同版，然既非初版，亦非王鳴盛所言之版，其為何時所刊版？哈佛燕京藏本之版刻，筆者傾向於其為**初版翻刻本**，其時間介於初版本(即四庫底本)與公文書館藏本之間。換句話說，初版本出來後，引起他書肆翻刻的版本。

吾人知道一書之刻印有其工序，從寫樣、校核、貼版、開雕，以致於初刷、覆校、修訂之後無誤，方正式印行。其中寫樣為聘人將書的內容寫於紙上，此時若是花費心思，或為寫刻本，否則就是一般書坊的匠體字，經作者校訂後，始能貼版開雕。古書之所以會有翻刻，凡有二因：一為存古留真，主要針對私人所刻言。古時藏書家得一珍稀，行有餘力，必定重刻以行世。二為販售牟利，主要針對書估所刻言，書估以販賣為事，講求獲利。因此，凡有市場需求之書，必定會翻刻。而書坊為牟利，取他坊現有書籍拆下書葉，貼黏於書版直接開雕，減省人力與物力成本，增加獲利。但縱使原版翻雕，非影刊或現代影印能保完全相同，書版文字仍有些微誤差，故此類書版與原刻存在著字畫小異情形。這也解釋為何哈佛藏本與四庫底本極其相似的原因。

因此，對《古經解鈎沈》一書可以有以下結論。傳館藏版當與四庫底本同版，為是書初刻本，傳館著錄「乾隆間刊本」，可說，較為嚴謹。**哈佛藏本，包括東海藏本，可說是翻刻本**，其時間當在初版本之後。哈佛燕京館藏本則誤王鳴盛序本，殊不知就原刻本而言，此書有兩種不同刻本，而未能深究。至於公文書館藏本則是**嘉慶初重刊本**。他與哈佛藏本兩者差別在於哈佛藏本為書坊為牟利所為，其幾近於盜版。

從事古籍整理最怕資料匱乏，尤其是無有相近版本進行比對，以致有誤差¹⁶。今日各館進行古籍數字化不僅提供讀者方便文本取得，也對古籍整理提供一項利器，尤其是版本鑑定方面。雖然各館所著錄不一定正確，但

¹⁶例如說周彥文編《日本九州大學文學部書庫明版圖錄》(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6月)頁162與164兩部《今古奇觀》，分別著錄「明末同文堂刊本」與「明末金谷園刊本」。按，此二部確有明末刻書風格，然非明刊本。第一部為道光間同文堂刊本，第二部則清末金谷園據同文堂本重刊。此書首刊於清初寶翰樓，乾隆五十二年文盛堂重刊，道光年間同文堂翻刻，名繡像今古奇觀，至清末金谷園又重刊印行。

透過數字影像比對，吾人可以藉以比對，得以更正舊有紀錄。這樣的看法一直是筆者所奉行，近讀杜澤遜先生〈古籍數位化改變古籍整理研究的生態--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古籍數字資源聯合線上發佈座談會」上的發言〉¹⁷一文亦談及，筆者依樣引錄，作為本文結尾。

一是版本鑒別方面：古籍版本我們一般通過序跋、牌記、刻工、避諱、字體，可以大體確認，但還有大量證據不明確的，需要求助於兄弟館的書影甚至海外的書影加以核對。剛才杜雲虹主任談到山東圖書館的《永樂南藏》。大概在 90 年代末，山東圖書館整理《南藏》。當時《中國版刻圖錄》著錄有《洪武南藏》，實際上是個小錯誤，應該是《永樂南藏》。山東圖書館的《南藏》和這個《中國版刻圖錄》的《洪武南藏》是一樣的，這樣就覺得可能是《洪武南藏》。如果是《洪武南藏》，大家知道這個是罕見的，我們所獲取的知識是只有四川圖書館有。以前四川圖書館有一位先生何幼澄，好像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的，編了《洪武南藏目錄》。這個《目錄》市面上有賣的，不多。因為它是複寫紙本。複寫紙就是我們以前開發票用的「過墨紙」。版本形式很多，複寫紙本也是一種。我在琉璃廠買了一本，當時花了 300 塊錢，那個時候價錢貴得不得了。我看何幼澄先生寫的前言，非常了不起，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到山東圖書館去，李勇慧同志跟我商量《南藏》的版本。我說：這個《版刻圖錄》可能有差錯，我建議複印一兩頁寄給四川省圖書館。當時川圖古籍部的負責人是彭邦明先生，我通過信。四川省圖接到信，回信說山東省圖這一部不是《洪武南藏》，他們寄來了《洪武南藏》相對應的那頁書影給山東圖書館，證明山東省圖所藏是《永樂南藏》，而不是《洪武南藏》。這個問題就得以解決了。當時要想鑒定比對兄弟單位的書影是通過寫信這種方式。四川省圖書館非常友好，大力支持，解決了這個問題。各單位之間的書影資源交流有時能夠解決一些重大問題。今天數位化上線了，就可以隨時核對書影了，與過去的寫信不可同日而語。

¹⁷ 引見 2018 年 10 月 17 日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微信號訊息。